

随笔

# 故乡的女孩

蓝善文

金秋时节,老家的微信群里传来一条消息:“村里当年的小屁孩已去英国伦敦读博士,只要努力,山沟沟里的金凤凰同样能展翅高飞,遨游蓝天!”这条微信拨动了我的心弦……

微信里说的“小屁孩”,是一个叫“小文”的女孩。我的故乡地处桂中大石山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群众生活困难,村里人长期为温饱奔波劳碌,上大学成为村里孩子的梦想,尤其是受世俗影响的女孩子。改革开放后,村里人充分释放劳动潜能,精心耕耘土地,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但连绵起伏的石山和贫瘠的土地依然成为村里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绊脚石,让付出辛勤的汗水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一座座静默的大山压弯了许多人的腰,弯弯曲曲的山路催白了老人们的头发,让年轻人对前途感到迷茫。村里大部分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赚钱,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女孩长大后大都远嫁他乡。小文能圆大学梦,读完研究生,又出国读博士,一定经历不少坎坷,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成为飞出山沟

的“金凤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小文家从更深的寨里搬到我们村。刚搬来时,她家住在村子南边的篱笆房里,房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她们家是村里“贫下中农”的代表,荒月的日子十分难熬。直到分田到户,她的家境才逐渐好转,不再为温饱发愁。为了让她和姐姐上学,她的父亲长期在外打工,她的妈妈一边种粮食,一边照顾她们姐妹俩,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和外婆,家庭压力可想而知。

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到家里和侄子侄女们玩。女孩圆圆的脸蛋,穿着朴素,斯斯文文的。她们在晒坪上跑来跑去,捉迷藏、踢毽子、跳格子,一会便成了小花脸。因为长期在外工作,村里的孩子大多不认识,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弟弟说是我小学同学的孩子,叫小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小文,她刚上小学。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小花脸”女孩,日后会成为飞出山村的“金凤凰”。曾听村里人说,有一次上级领导来村里,看见一个流鼻涕、灰头土脸的小男

孩,转头对随行的人说:“这样的小孩不能小看,常言道‘宁欺白头翁,莫欺鼻涕虫’,说不定以后他比我们有出息。”想不到这句话如今竟在小文身上得到印证。

困难家庭的孩子懂事早。我听村里人说,小文上小学时就很自觉学习,独立完成作业,写字很工整,成绩一直很好,从不给老师添麻烦。她妈妈说,晚上吃完饭小文就做作业,从来不用督促,做完作业后才睡觉。有时小文放学,妈妈还在地里做工,她就在旁边的石板上写作业。平时看到妈妈忙,她就帮忙扫地、洗碗、喂鸡鸭等。小文就像故乡山坡上绽放的一朵百合花。

机会都是留给勤奋的人。小文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初中,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柳州地区民族高中。在学校里,小文把全部精力花在学习上,生活过得非常节俭,她知道自已从未参加过课外补习,要加倍努力才能赶上城里的同学。当别的女同学花精力打扮自己时,她在书海中遨游,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弥补短板,因此成绩一直位居班前列。三年付出的汗水,让小文得到

了丰硕的回报,她如愿考上了广西医科大学,让村里人刮目相看。

省城从林般的高楼大厦与农村形成较大反差,对乡下孩子产生很大的诱惑力。部分同学进入大学后尽情享受城市的繁华,或游公园逛商店,或卿卿我我、花前月下。小文没有忘记艰难的家境,没有忘记为了让她圆大学梦,父母所承受的压力,她更加刻苦学习,图书馆、阅览室成了钻研学问的阵地。她决心以加倍的努力争取奖学金,减轻父母的压力。第一个学年结束,她尝到奋斗的甜头,终于得到了奖学金,并用奖学金为父母各买了一套新衣服,在村里传为佳话,为村里的孩子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大学毕业后,小文到上海的大学读研究生,现在又漂洋过海到英国伦敦读博士,成为医学领域的高端人才,真是可喜可贺!

小文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走出自己的一条光明大道,让村里的女孩们看到了新希望。期望故乡有更多女孩扬起人生的风帆,努力追求幸福的生活!

诗歌

## 乡愁

黄隆天

每每遥望金色的夕阳  
岁月便唤起悠长的乡愁  
缕缕炊烟升腾在记忆的上空  
家乡的思绪如诗如画爬满心头

童年在沁人心脾的稻香里传唱  
红水河畔放牛的吆喝依稀存在  
那片田野,那座山峦  
如梦如幻成了一生的眷恋

绿水青山清晰映入眼帘  
我在远方思念家乡的温暖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多么遥远  
我的心永远萦绕在那片土地上

尽管岁月匆匆脚步不停  
却无法抹去藏心底的乡情  
微信抖音寄托着游子的牵挂  
字里行间满是家乡的音容笑貌

家乡的云家乡的水流淌在心底  
家乡的味道如歌在心间蔓延  
我用诗歌表达对家乡的怀念  
对家乡的眷恋永远无法割舍

家乡的人家乡的情荡漾在脑海  
家乡的老屋蕴藏着童年的梦想  
我以诗行表达对家乡的思念  
我的行囊始终装着浓浓的乡愁

## 秋(组诗)

申海光

### 桂花

多少年了  
没有人再叫这个名字  
只知道她的香  
有点甜味  
摘一朵或捧一把  
不因少而淡  
不因多而腻  
总是恰好  
醉到叫醒树的名字

### 苦楝树

她叶子蓬勃的时候  
我也年轻  
现在,夏天过去了  
秋风一把一把地吹  
树叶像人皮  
一层一层地脱  
当苦楝树裸奔的时候  
爱情已经枯瘦如柴  
没有什么  
比得了两棵苦楝树拥抱  
更温暖的季节了

### 秋天

平静的水面  
被蚊虫叮咬  
波澜泛起  
把树影折弯  
昨天,还有一对白色的鸟  
轻轻掠过  
它们用翅膀  
搓洗眼睛和脸庞  
又用羽毛沾了沾水  
兔在头上  
可能它们是要回家  
可能它们是要结婚了  
因为它们今天没有飞回来



## 落日余晖

(秋风起 摄)

## 在古镇走过

(组章)

葛书攀

题记:依偎在黄姚的民宿里,等待一个叶落知秋的谶语。

### 秋宿黄姚

西风卷帘而至,簌簌作响,我依偎在黄姚的民宿里,等待一个叶落知秋的谶语。对岸的风竹鸣响,或箫,低沉但不萧瑟;或埙,空旷却不散漫。

风停雨未歇,像车驶过窗前。马蹄声由疾入缓,借道千年的青石小路,打趣秋的单。然后渐行渐远,直到薄暮微苍。

环廊深处,一曲《雨霖铃》唤醒晓风、残月。姚江上飘零的竹筏,开始逆流而上。岸边,荡起的涟漪,捣衣声声。古镇,在这一刻醒来。

### 剑门关

跨越千年的古栈道,添了新的栅栏。以前怎样撑起山巅,如今就怎样弯下山梁。

剑门关下,历史的卷轴缓缓铺开,文人骚客,蘸墨挥毫,写尽古往今来。远去的文字,是夹在典籍中的书签。泛黄、风干,在淙淙的流水声中,激荡着后人敬畏先辈的灵魂。鼓角已经远去,遥望沃野千里。

何谓风流!山林在与大地对弈。枕着风云,就着雨露。你出稻田金黄,我出万山红叶。不远处,少年骑白马而来。

### 官渡的风

官渡,算得上一个古典、诗意的名字。但每到这里,我能感受到的,还是那场人仰马啸的厮杀。寂寂荒城,从此青史留名。

一同走进历史的,还有那个煮酒论英雄的男子。在戏曲脸谱中,他成了奸佞的代言。白脸的曹操,妇孺皆知。

马蹄声起,风从西边吹来。不管那个孤独的靈魂往哪个方向转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激昂,都让后人幸甚至哉。

我迎着风,把自己想象成一帧横槊赋诗的瞬间。



## 舅娘很像娘

陈冬梅

中秋节,我抽空去看望了舅娘。舅娘今年88岁,舅舅早已不在了。

这是父母走后,我第二次去看望舅娘。当年工作离开家乡,我再也没去看过舅娘,虽然她家离我家只是七八里路。现在回想起来,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心里只有自责。

母亲还在时,我偶尔会听到关于舅娘的一些趣事,比如她从小没上过学,但很勤快,经常挑菜到镇上卖。她不会看称,就用禾秆草把菜捆成一小把一小把,每把卖一块或两块。

小时候,父母土里刨食,家里很穷,但每年大年初二,母亲都要安排我们其中的一两个去舅舅家拜年。我们拿去的年货也只是一条腊肉和两个粽子,母亲交待,肉和粽子都是给舅舅的,拿去就不要再拿回来了。

可是,吃过晚饭,舅娘就会把半条腊肉装进我们的手提袋,说是要退财给我们,一定得

拿。我们接过袋子,趁她不注意把腊肉和粽子放到凳子上,撒腿就往家跑,舅娘反应过来,马上吩咐舅舅追出来。

舅舅拿着腊肉在后面追着喊着让我们等等,我们在前面跑一阵又回头看一看,看到舅舅离我们有一定距离了,就停下歇歇,待舅舅近了,又猛跑起来。就这样,舅舅拿着那半条腊肉追着我们跨过一片田地和两座石桥,直到追到我们家旁边的果树下,把腊肉放在树下的石凳上,就转身走回家。待母亲知道,跑出来想拉他进家吃饭时,他已经走过石桥,任凭母亲大声喊着,他也假装听不见。

记忆中,我的童年只得过一次红包,是一次去外婆家,舅娘给的2角。当年,我只有四五岁,但却记住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也从来没有忘记。

回想起来,当时舅舅应该不仅仅为了送回

半条腊肉,还担心我们在过桥时贪玩出事,护送我们回家。而舅娘给的那2角,现在折算起来,算是一笔巨款。这应该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永远忘不了。

舅娘家的大门上钉着一块“共产党员户”牌子,家里还挂着一块“光荣之家”牌匾。表哥告诉我,舅舅年轻时曾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说着拿出一枚舅舅的遗像给我看。捧着金光闪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我顿时感到自责,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那么多年,到处寻觅走访,却在舅舅走了几年后才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舅娘种了好多瓜果,她忙着找袋子装瓜果给我,生怕忘记了。我包了一个红包给舅娘,她打开月饼盒子,拿出一个月饼分成两半,将带蛋黄的那一半递给我,我接了另一半。恍惚中,感觉舅娘很像娘。

## 人生如斯

玉兰兰

想放声大哭,到底还是没能哭出来。

连续几天感冒,喉咙发炎疼痛,声音嘶哑,发不出声,即便如此,淡墨也没有请假,坚持上班。淡墨只想用忙碌冲淡自己的慌乱,她怕一有闲心就会想起母亲,就会情不自禁地掉泪。

电话响了一下又一下,淡墨的思绪被拉了回来,她手忙脚乱地打开背包,拿出手机,摁下接听键。电话是两岁半的女儿打来的,女儿稚嫩的声音透着焦虑:“妈妈,你在哪里呀?怎么还不回来接我回家呀?”女儿很有语言天赋,不到三岁,很多长句子都能表述出来了。这周丈夫到外地出差,接送女儿的任务落到了淡墨的身上。“妈妈,妈妈,你到了吗?”“还没有到,雨下得太大,妈妈打不到车,你再等等吧。”淡墨挂断女儿的电话,撑着伞走上了人行道。

淡墨边走边想,也许天见怜悯,走到半路碰到一辆的士也说不定。

七点半,万家灯火依次亮了起来。淡墨又冷又饿,伞实在太小了,雨水从伞沿上打下来,两边肩膀湿润一片,头发也湿哒哒的,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里、鼻沟里、嘴角边,她手忙脚乱地擦拭,可越擦越多,怎么擦也擦不完。

淡墨走着想着,雨却没有停下,老天也不垂怜,没有盼到一辆的士,却遭到了一辆辆小车的“洗礼”。淡墨心里突然就恨了起来,什么都恨,更恨自己,恨自己碌碌无为,恨自己懦弱无能,每天守着这份死工资,披星戴月不知疲倦地干着。

此刻淡墨走到了二桥上,身边的车风驰电掣,心里的愤恨却像野草般疯长、泛滥。就在淡墨伸手抹了一把雨水的同时,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中年男子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没有雨具,浑身湿透,急匆匆地往前冲。原来,冒雨前行的不只有自己。

到了二桥中央,雨越发大了,打车肯定是没有希望了。人行道上,淡墨孤单一人,除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只有桥栏上朦胧的路灯伴着她。

突然,淡墨的身后传来上气不接下气的沉重喘息声,喘息声越来越近,经过淡墨的身旁。淡墨瞟了一眼,一架没电的三轮车上堆满了货物,两件雨衣遮在上面,但货物太多,雨衣太小,遮了等同于没遮。前后一拉的男女,冒着大雨不知前行了多久,浑身湿漉漉的。这是一段上坡路,男人使劲拉,女人使劲推。看着这一幕,淡墨心酸得差点想哭。孤独寂寞的雨夜,谁都不想冒着大雨前行,但都有无可奈何的故事。生活,生活,谁不是生下来就要努力地活下去呢?淡墨先前愤世嫉俗的想法在这对齐心协力推车的男女面前消了,散了,释怀了。

下了二桥,老天终于垂怜,雨止住了。淡墨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骑到姑妈家接回女儿。刚进家门,她就接到父亲的电话,母亲抢救过来了,病情稳定,勿忧,勿念。

那一刻,淡墨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躲到卫生间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 秋的期盼 (盛近 摄)